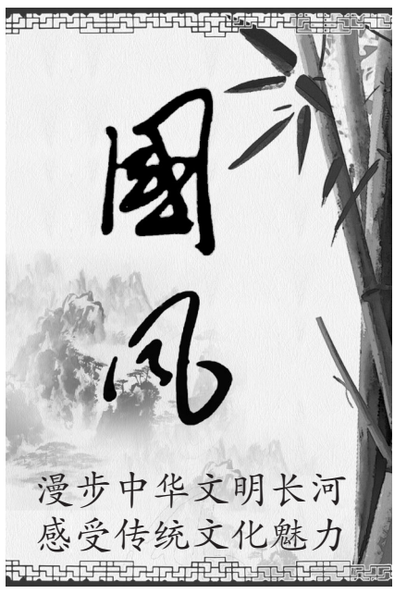

文澜听泉 □钱续坤

道是母爱最无私

母亲是最崇高的称谓，母爱是最无私的奉献。人们赞美母亲的伟大，讴歌母爱的丰润，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温情诗篇。《诗经》中说：“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唐诗中云：“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宋词中吟：“轻含笑，尊前认得，阿母旧慈容。”古往今来，天下母亲们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一个个催泪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比较经典的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欧母画荻”“田母拒金”“陶母封鱼”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人非常重视母亲的教化作用，认为母教“乃是贤才蔚起，天下太平之根本”，有“孝廉出于寒门，圣贤在于母教”“观一母而知子之德行”等说法，所以文人墨客常常这样来讴歌：母爱如星光，守护一生；母爱是大树，遮风挡雨；母爱像灯塔，指引前行；母爱似音乐，念念难忘；母爱若雨露，滋润心灵……

在书写母爱这一题材的古诗词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唐代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缝衣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连苏东坡都这样高度评价：“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同样是写母亲缝衣，清代蒋士铨的《岁末到家》却另辟蹊径：“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此诗细致地描写过年时游子回家所见的场景，诗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之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抽象的叙写上，而是借助赶制棉衣、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之具体化、形象化，不仅使得画面寻常朴实，细节生动感人，而且将舐犊之情跃然于诗中，读来让人无不泪目。

唐代诗人白居易则喜欢采用借喻的方式来赞颂母爱的伟大，其《慈乌夜啼》诗云：“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慈乌是乌鸦的一种，有母慈子孝的美德，诗中用大量笔墨刻画慈乌鸟“失其母，夜半啼”的情状，意在倾吐“母慈重”，而自己“未尽反哺心”的无尽愧恨和哀伤。其《燕诗示刘叟》诗云：“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索食声孜孜。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觜爪虽欲敝，心力不知疲。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这首诗借燕喻母，把母亲抚养子女的不易、艰辛、无私娓娓道来，同时借双燕的遭遇讽劝那些不顾父母痛苦而独自远走高飞的人们，并且强调：想要子女对自己尽孝，自己就应先带头对父母尽孝。

说到对父母尽孝，清代的黄景仁和元代的与恭更是感触颇深。黄景仁《别老母》诗云：“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写的是诗人即将去往河梁，与母亲告别，看到母亲白发愁容，欲哭无泪的样子，想起风雪之夜，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心生万千感慨；尤其是最后一句“此时有子不如无”，道出了子女内心的无奈和心酸，这不由让人想起“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来。与恭的《思母》诗曰：“霜殒芦花泪湿衣，白头无复倚柴扉。去年五月黄梅雨，曾典袈裟籴米归。”便是告诫作为儿女的要及时尽孝，千万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时追悔莫及。

“新来特特更门地。都收拾、山和水。看明年、事事都如意。迎福禄、俱来至。莫管明朝添一岁。尽同向、尊前沈醉。且唱迎春乐，祝慈母、千秋岁。”（宋·杨无咎《迎春乐》）在母亲节，且让我们把幸福做成花蕊，把甜蜜做成花瓣，把健康做成花叶，把开心做成花茎，用短信编织成一朵最美的康乃馨，把最早的祝福送给母亲：节日快乐！万事如意！

顾城《孟母三迁》

国学小知识

何谓“韦编三绝”

这个成语是用来形容读书刻苦勤奋的。“韦”是用于编连竹、木简的熟牛皮绳子，所以“韦编”在先秦两汉时期也是书籍的代称。“三”是约数，表示多次。我国魏晋以前的书，主要是以竹、木片为书写材料的，每一根竹、木片称为“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竹、木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木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这样一篇文章就要用许多根竹、木简，而且这些竹、木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编连起来才便于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木简编连起来的。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宋风遗韵 □吴钩

宋朝的“新闻发布”

定期举行例行记者招待会，或者就某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是现代政府的通行做法。那么，古代政府有没有类似的新闻发布的做法呢？至少在宋代，当时政府是比较注意新闻发布的。

宋朝政府的新闻发布方式叫作“出榜”。宋政府的榜文内容丰富，除了晓喻百姓遵守的法令，还有大量向天下士民发布的政府信息。按照惯例，大凡朝廷有重大的人事任免，需要及时公告，朝堂有专门张贴榜文的粉壁。乾兴元年（1022），丁谓罢相，便发公告榜于朝堂，“布谕天下”。咸平六年（1003），一名通判受到弹劾，被罢免职务，“仍令御史台榜朝堂告谕”。当发生紧急事故时，比如出现严重的流行病，政府也要“出榜晓示百姓通知”，让百姓及时了解疫情、症状以及处方。

对北宋人来说，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无疑是发生于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当时金国入侵，国难当头。可以想象，每一个生活在汴京的市民都迫切想了解战争的进展。从靖康元年（1126）一月到次年四月，宋政府几乎每天都会在开封城内发布榜文，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以安抚人心、澄清流言。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封坊间纷纷传言金兵已过黄河，人心惶惶，“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不绝于道”。宋政府准备戒严，并执行清野之策，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城内。第三天，即十一月十九日，政府已探知“北兵临城”为讹传，原来是抗金将领折彦质部下的一部分溃兵撤退至开封。开封府便贴出榜文：“前日北兵来，系折彦质溃兵，已招安讫，城外居民，各仰归业。”清野的警报也随之解除。

十一月二十五日，战事突然告急。宋政府又出黄榜，告谕士庶：“金人游骑已及郊畿。”尽管“士庶读之，莫不惊惧”，但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

之后金兵果然团团围住汴京。宋廷无力御敌，只能屈辱地与金人和谈。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宋政府贴出皇榜，通报了钦宗皇帝将前往金营谈判的消息：“大金坚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皇帝也），朕以宗庙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各务安静，无使惊扰，却误大事。”不消说，士庶睹榜，又怀疑虑。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宋钦宗与金人的谈判似乎有了进展。宋政府立即又出榜向市民通报：“大金已许和议，事末了，朕留宿，只候事了归内，仰军民安业，无致疑虑。”开封士庶看了消息，心中忧虑，通夕不寐，担心皇帝会不会被金人扣留回不来了。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才从金营回城。然而，刚刚过完春节，靖康二年（1127）的正月初十，金人又要求宋钦宗到金营议事。朝廷又出榜通告士庶：“朕出城议徽号事，为诸国未集，来日定回，仰居民安乐。”

正月二十七日，宋政府出榜文，公告第二次和谈的进展：“两国通和，各敦信誓，车驾（指宋钦宗）与两元帅（指金兵统帅）议事渐已了毕，只候旦夕回。”二月初七日，朝廷再出榜告知军民，太上皇宋徽宗“领宫嫔出城，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仰士庶安业”。但宋廷显然低估了敌人的狡诈与贪婪，金人其实并无和谈之意，只是想拿徽宗、钦宗父子当人质，勒索宋人。

最后和谈破裂，战事又起。四月十三日，开封府四厢都巡检使贴出榜文：“据探报，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轻出。”提醒军民注意出行安全。

不必讳言，靖康年间，面对兵临城下的金人，宋钦宗与宋王朝的表现可谓懦弱无能，不免让后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从政府新闻通报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政府确实已建立了一套新闻发布机制，在危急时候，能够及时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

我不知道其他王朝的政府是否也有这样的新闻通报机制，但可以确认，宋王朝对“出榜”极为重视，当时的穷乡僻壤，都要求设置粉壁。设粉壁干什么？就是专门用于张贴榜文。宋政府建造粉壁之多，甚至出现“纷然劳民”的情况。从京城到州县，再到乡里，无数面粉壁，构成了宋政府发达的信息发布网络，在现代通信技术出现之前，宋朝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是无与伦比的。

古韵今吟 □唐海珍

品读古诗里的瓜事

立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西瓜成了许多水果店的俏货。大的、小的，滚圆的、椭圆的，花色不一的西瓜，应有尽有。西瓜自古至今都是祛暑解渴的最佳水果，世人甚爱之，并留下了不少描写它形美、色红、味甘和人们食之情状的脍炙人口的佳句。

“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在《瓜赋》中写道：“蓝皮密理，素肌丹瓤；甘逾蜜房，冷亚冰霜。”这些语句描绘了西瓜从外到内的诱人之美、味道的甘甜和清凉，充满了赞美和喜爱之情。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西瓜园》中写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蒲萄苜蓿夸。”前两句描写了西瓜生长的环境和“食瓜”的景象，后两句写西瓜的形状和味道。

宋元诗人方一夔的《食西瓜》更富有情韵：“恨无纤手削驼峰，醉嚼寒瓜一百筒。半岭花衫粘唾碧，一痕丹血摺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从此安心师老圃，青门何处问穷通。”此诗展现了人们吃西瓜时的惬意情状，更把酷暑吃西瓜时的那种清凉快感表述得淋漓尽致。

明代翟佑的《红瓤瓜》的诗中云：“采得青门绿玉房，巧将猩血沁中央，结成唏日三危露，泻出流霞九酝浆。”这些诗句以比喻的手法从外到内生动传神地描绘了西瓜的外形、色泽、瓜瓤、汁液。

清初词人陈维崧的《洞仙歌·西瓜》词的前一部分：“嫩瓤凉瓠，正红冰凝结。绀唾霞膏斗芳洁。傍银床、牵动百尺寒泉，缥色映，恍助玉壶寒彻。”描绘了西瓜其貌、其色、其味及给人的寒凉之感。后一部分：“夜深呼碧玉，同倚阑干，月色荷香两清绝。笑问破瓜无，此夜琼浆，须怜取、寸心长热。见手揽金刀细沈吟，悄不觉红潮，早堆肌雪。”写深夜“破瓜”时的情景。

清代徐锦华的《咏西瓜诗》中的“水晶球带轻烟绿，翡翠笼含冷焰红”两句诗，从形、色、味上描绘了西瓜，凸显了赞美之情。

清朝诗人张朝墉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写食西瓜的情形和描绘西瓜的外形：“暇菜亭前堪饱食，西瓜斗大藕如船。”

“青青西瓜有奇功，溽暑解渴胜如冰，甜汁入口清肺腑，玉液琼浆逊此公。”“热天半块瓜，药剂不用抓。”炎炎夏日，西瓜清凉而甘甜可口，是祛暑解渴的“良药”。

古诗词中，写西瓜的诗词远不止以上这些，在这炎炎夏日里，我只是信手采撷了这些诗句来品读。品读着它们，仿佛有一泓清泉流入了我的心田。

小说轩 □张天野

四大名著里的“诗词大会”

自从央视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极大地增加了民众对诗词的兴趣，笔者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四大名著里有没有诗词大会呢？诗词在古代的影响力，丝毫不落下风于今天的流行歌曲，诗词大会在四大名著里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楼梦》里的诗词大会最密集。首届红楼诗会开在元春省亲之夜，参赛选手有宝黛钗、四春、李纨，宝玉成了种子选手，一下分了四首，在黛玉“作弊”和宝钗提点下，总算蒙混过关。这次诗会的余韵原创让大家做灯谜诗，贾环凭借一首四不像和迎春“荣获”倒数第一、第二。第二届是海棠诗会，不擅诗词的迎春、惜春、李纨做了背景墙，这次增加了湘云这个生力军，宝钗荣膺冠军。紧接着是菊花诗会和螃蟹诗会，这次诗会大丰收，一次性有十五首诗诞生，黛玉和宝钗齐头并进。第三届乃芦雪庭联诗会，这次人数最多，甚至王熙凤都来凑热闹，以一句“一夜北风紧”打头，终于栖身诗人行列。第四届柳絮词会，开始走下坡路。第五届黛湘妙联诗，第六届宝玉、贾环、贾兰同题赋诗，红楼诗会终于落寞收场。

《西游记》里的诗词大会出现在第64回，唐僧在荆棘岭木仙庵“偶遇”几个起了笔名的树精，唐僧诗兴大发，于是大家吟诗联句，不亦乐乎。直到女诗人杏仙出现，诗会变味成了相亲会，亏得行者兄弟赶到，才搅和了。八戒一顿钉耙打死了众树精，唐僧还在为“诗友”求情呢。

《三国演义》中的诗词大会在37回三顾茅庐。三顾诗会可分三个赛段。第一赛段一顾，隆中农夫来了段诗朗诵，感染了刘备。第二赛段二顾，石广元、孟公威酒店作歌，接着诸葛均和黄承彦相继吟诗，“赛事”激烈啊。第三赛段三顾，“冠军”诸葛亮未曾露面，先吟了那首“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一举打动“评委”刘皇叔的心，夺魁！

不同于其他三部名著，《水浒传》没有单独的诗词大会场景，不过我们拓展一下视角，就会发现小说其实就是个诗会大场景。此话怎讲？我们盘点下，梁山好汉里能作诗的不少。宋江论诗词产量绝对是NO.1，尤擅词令，他填了《西江月》《满江红》《念奴娇》《减字解连环》四阕词。其他如卢俊义、林冲、燕青、史进、穆弘等都赋过诗，连花和尚鲁智深坐化前也颂了首偈语，这可是禅诗啊。更令人感叹的是，小说里还有很多草根诗人，像白胜和五台山的卖酒汉唱过山歌，三阮、张横唱过渔歌，这些诗虽粗鄙，但胜在口语化，有味道，不愧是诗在民间啊。

诗话亭 □陈大新

莫向春风唱鹧鸪

诗歌乐曲，动之以情，往往感人至深，尤其他乡孤旅，征夫思妇，闻家乡之曲，不免泪下襟前。唐人写此情景者多有佳作，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益“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晚唐著名诗人郑谷《席上贻歌者》也是一首动人之作，其诗云：“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

这首七绝首联写一个“花月楼台”的美景，“清歌一曲”的良辰，接下来却落于无奈的情绪之上了。当台上歌者唱起《鹧鸪曲》时，惹动了座中江南客的乡情。有评者认为，此诗当作于长安，九衢显示了大都市的规模，诗从天上一轮明月，到地上万家灯火，自远而近。“清歌”常指没有伴奏的清唱，表演者非有极深功力、极美嗓音，不敢轻易为之。歌声打动了客人，纷纷斟酒举杯。“金壶”指精美名贵的酒器，这里透露了主客之尊。此时，诗人唤酒家取来纸墨，挥毫成一绝句，递给歌手，以“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向演唱者致意。因为这首《鹧鸪曲》引起了诗人的乡情，使他进入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境界，诗人有太多难以承载的乡思，故说“莫唱”，实则，诗人正是歌者的知音。这首诗中的关键词是：鹧鸪。当时流行的《鹧鸪曲》旋律哀婉清怨，且鹧鸪习性“飞必南翥”，叫声似“行不得也哥哥”。

郑谷是宜春（今属江西）人，父亲郑史，曾为永州刺史。少年早慧，七岁能诗，前辈诗人马戴曾摸着他的头说“他日必垂名”，侍郎司空图亦曾抚其背称：“当为一代风骚主也。”但他的进士之路并不顺畅，至少两次落第。郑谷久困名场十几年，曾迁居同州、京兆，广谒前辈，除曹邺外，还有京兆尹薛能、建州刺史李频等，诗艺愈加精进，诗声初著，被列入“咸通十哲”中。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攻入长安，诗人曾流落巴蜀、荆楚间。光启三年（887）进士及第，从鄠县尉做到都官郎中，所以世称“郑都官”。天祐元年（904）归隐于家乡仰山书堂，卒于北岩别墅。

郑谷因有《鹧鸪》诗盛传于世，故又被人称为“郑鹧鸪”。其诗云：“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犹以“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一联著称。《五代史补》载，诗人齐己携诗往谒郑谷，出《早梅》，有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说：“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投拜称：是吾一字师也！郑谷有《咏雪》诗云：“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有善画者段赞善，采取了郑谷诗意，画一图，曲尽潇洒之意，持图送与郑谷，成为一时佳话。

郑谷不喜欢高仲武的《间气集》，而偏爱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有诗云：“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此诗载于《郑守愚文集》卷三之《读前集二首》，为其一，其二云：“风骚如线不胜悲，国步多艰即此时。爱日满階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这些都可见出他的诗歌创作理念。

郑谷曾有《国风正诀》一卷，元代尚存，后来佚失了。

草木记 □胡胜盼

芍药殿春春几许

芍药是春天百花园中的压台好花，每当春末夏初红英将尽，花事阑珊之时，芍药正含苞欲放。芍药自古就有“花仙”和“花相”之誉，且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五月花神”。《本草纲目》曰：“芍药犹绰约也，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它清香流溢、笑靥迎人，给暮春冷场的花园带来无限生趣。

芍药栽培历史悠久。据考证，汉时长安地区就开始了大规模栽培。唐代王贞白《芍药》诗曰：“芍药承春宠，何曾羡牡丹。麦秋能几日，谷雨只微寒。妒态风频起，娇妆露欲残。芙蓉浣纱伴，长恨隔波澜。”元稹也有《忆杨十二》云：“去时芍药才堪赠，看却残花已度春。只为情深偏怆别，等闲相见莫相亲。”唐代周昉绘《簪花仕女图》，让其画作中高大的发髻上饰以盛开的芍药花，使得人物形象更添富贵典雅气质。到宋代，牡丹和芍药的花卉经济也颇为兴盛。《东京梦华录》记载宋都汴梁（今开封市）花市的盛况：“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芍药花色纷繁，品种丰富，盛开时十分壮观。韩愈在《芍药》诗中赞道：“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笼。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对着盛开的芍药，诗人竟有了飘飘欲仙之感。对于芍药的外形和香气，诗人用笔又极富夸张，足见喜爱之甚。作为芍药名品的“金带围”，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即所谓“红瓣黄腰”，因此被称为金缠腰，又名金带围。“四相簪花”是与金带围相关的著名典故。典故记载：北宋时，韩琦任扬州太守，其官署后花园中，有一株叫做“金带围”的芍药。花开之际，韩琦邀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同来赏花。韩琦剪下四朵芍药花，四人各簪一朵，而后四人先后均出任宰相。作为芍药著名品种的“金带围”由此成为吉祥富贵的征兆。明代止庵法师有诗云：“玉阶宜有此花开，金鼎调香宰相才。”

芍药作为中国的“爱情花”由来已久。《诗经》中《郑风·溱洧》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诗歌吟咏春秋时，每逢春日，民间男女在溱河、洧河边上踏青携游，少年男女互相赠送芍药以表情意的情景。芍药的情花形象在后世文人的笔墨之中得到了延续。唐代杜牧《旧游》云：“闲吟芍药诗，惆望久颦眉。盼眄回眸远，纤衫整鬓迟。重寻春昼梦，笑把浅花枝。小市长陵住，非郎谁得知。”诗中的女子吟着《诗经》中的芍药诗思念情郎，时而蹙眉怅望，时而把花浅笑，活化了恋爱中的女儿情态。清代李德华《扬州慢·咏芍药》云：“春嬉南浦，记盈盈儿女情苗。”词人将芍药称为中国人的“儿女情苗”。

芍药为带“药”之名，所以它也是一味良药。《神农本草经》记载：“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芍药的花叶根茎皆可入药，中医认为芍药根具有散淤、活血、止痛、泻肝火之效。芍药根作为药物有赤芍和白芍之分，二者功效不同。《本草纲目》认为：“（芍药）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芍药花除了香气宜人之外，由于全株可入药，其花朵也有一定的疗养作用。元代刘因《静修集》卷五《饮山亭杂花卉·芍药》：“宜致美人赠，服之良有功。分形虽异种，气类暗相通。”唐代张九龄《苏侍郎紫薇庭各赋一物得芍药》云：“仙禁生红药，微芳不自持。幸因清切地，还遇艳阳时。名见桐君箓，香闻郑国诗。孤根若可用，非直爱华滋。”诗人明确表达喜欢芍药的理由并不是只因为它的观赏价值，更因为它的实际用途。

宋代陆佃《埤雅》中有此说法：“今群芳中牡丹品评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牡丹、芍药皆暮春开放，民谣曰：“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朝看芍药。”芍药花期紧接牡丹，有“殿春”俗名。“殿”，指春季的末尾，排在最后的意思。此时桃、李、杏花都已败落，二花迟开不争春，展现出“敢殿三春后，乐让百花先”的恬退谦逊、不媚俗流的高尚品格和气质。这一点赢得无数文人墨客的赞美。宋代赵葵《芍药》云：“芍药殿春春几许，帘幙风轻飞絮舞。昨宵酒醉玉楼春，一声画角吹残雨。”同时代的王禹偁也有《芍药诗》赞曰：“牡丹落尽正凄凉，红药开时醉一场。”

暮春夏初赏芍药，花气袭人知骤暖。春归春又去，春去盼春回。